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二

論

吳

吳主與諸葛瑾論魏帝

近得伯言表陸遜字伯言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寛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悦民心其惠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

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恵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専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

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歷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其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强當凌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

小短也

吳主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吕蒙瑜字公瑾肅字子敬蒙字子明

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先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

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

亦美矣

吳主論魯肅呂範肅字子敬範字子衡

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特謂嚴畯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退席曰臣未解旨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

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如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脩整軏之恪勤與呉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畯乃服

諸葛恪出軍論

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

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泰漸得自大遂以幷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夫差自恃强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況其强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

施用當今伐之是其戹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

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頊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强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閒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

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瘡痍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耳每覽荆邯之説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

韋曜博奕論好學能文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

子以為無益命
曜論之辭曰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

身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覇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於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鋭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

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躭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

方今大吳受命海内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士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

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三至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監生臣施銑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三

書

魏

文帝與王朗書帝在東宮時疫癘大起時人凋傷意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

王朗

書

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

其壽故論譔所著典論詩賦盖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寛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聖賢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為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頼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豈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

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須太宗論於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為帳帷以為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為帝王儀表者如此

文帝與孟達書達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知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遂與達書曰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摰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勲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絶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日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歎心從之昔虞卿入趙每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内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風塵之警

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閉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太祖與王脩書

王脩字叔治為司金中郎將陳黄白異議因奏記曰脩闇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讜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

君澡身浴徳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嬀滿建侯於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

心将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為蛇畫足将言前後百選輙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滞冶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不優之效也耶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鼃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

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勲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袁紹與公孫瓚書紹遣将攻瓚連年不能拔與瓚書曰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于

飛矢迸流狂刃横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强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

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豊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蟒賊以焚爇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釁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輙引師南

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善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强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

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壞禍發蕭墻將以定覇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

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内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瓚不答

袁紹與袁術書 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議以拒紹紹復與書曰

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内見再興之主今西
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
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斃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
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
不祥願詳思之

術又答書

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僚此
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猒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

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狥義不忍去也門户滅絶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況非君命乎僂僂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四

書

魏

袁術與陳珪書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

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為之時也與

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為吾心膂

珪又答書

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被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袁術報呂布書

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

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户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陣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

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止此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

劉表遺袁譚書袁紹二子譚尚舉兵相攻表遺譚書

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旍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膂絕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葢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

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挾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怨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讐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傲象也然莊公

有大遂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為子母昆弟如初

劉表遺袁尚書

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强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凡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

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旆長驅共奬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

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

審配獻袁譚書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

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凡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凡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諜先公謂將軍為凡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内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而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

之福也故悉遣强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銜旌麾戰為鴈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剪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姧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人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

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横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掇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寃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静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

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慨憤人懷私怨我將軍辭不得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戰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踪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脩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跂踵鶴立連結外讐

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戹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獎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四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五

書

魏

臧洪答陳琳書 紹興兵圍洪歴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作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義洪答曰

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

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君子擕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踈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辨諂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絶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

冀遥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得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

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絶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收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濵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

計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伯道者也然輙偃㸌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爭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

獲罪於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所謂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茍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

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屈筆以求生故身著圖像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悦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黄巾之合從邪如

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緑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城陷被執

太子與鍾繇書 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又親

為之銘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愈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

不朽銘曰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兹度矩

又答鍾繇送玉玦書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

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緑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

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黄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

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

繇報書

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

孔融與王朗書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

世路隔塞情問斷絶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
已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潛然主上
寛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
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黄能突出羽淵也談笑
有期勉行自愛

董昭與袁春卿書字公仁為徐州牧袁紹遣將顔良攻東郡太祖從昭為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遂與春卿書

葢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狥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内難南遊北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無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

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禄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耶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

太祖與荀彧書

太祖與荀彧書

追傷郭嘉曰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世事無所疑滯而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又書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絶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

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應璩與劉靖書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絶穿窬之心五種别出逺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鬻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利鰥寡孤獨蒙廩賑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

治未足以方也

曹植與楊脩書

脩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

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

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兹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絶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

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

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頌為君

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録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

脩答書

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復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

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
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
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
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
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
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
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
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

以對鷃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刋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值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絶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諐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

帛此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輙受所惠
竊備矇瞍誦謌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
足以云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五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六

書

魏

太子與吴質二書時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質字季重

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

道相過行矣自愛

又書

歲月易得别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

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懐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

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未及古人夫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

雖未及年之與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耶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王彪與殷浩書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

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

政事冕服御坐門闔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

蔣濟遺衛臻書時衛臻與選舉濟與此書

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

答書

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蜀

諸葛亮答李嚴書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故答曰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

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

諸葛亮與杜微書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而以秦宓為别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座上與書曰

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縁咨覿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嘆

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

亮又書

曹丕簒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

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拙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

許靖與曹公書字文休時避難交州

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

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絶糧茹草饑殍薦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蜂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絶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

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謂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悴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絶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彦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

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没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

矣昔營丘翼周仗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禄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則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寛

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

王朗與許靖書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别若沒而復浮若絶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

輩畧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邅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宫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

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吴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慉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

二男大兒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纔歲餘臨書愴悢有懷緬然

又書

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歴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于

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醼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笑喜

又書

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

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沉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絶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

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勲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吕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三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

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助教臣常　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王　瓆

謄録監生臣施　銑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七

書

蜀

秦宓答王商書

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燿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此書

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

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顔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户裴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又與王商書　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

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

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又報李權書 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

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

抑是以老氏絶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

馬良與諸葛亮書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

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孟達與劉封書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

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

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臼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月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

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識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内疑生于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有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避禍猶皆

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户封計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

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

彭羕獄中與諸葛亮書　時左遷私情不悅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立並驅宜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矣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付獄

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

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龎統斟酌其間
遂得詣公於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
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
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
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
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為不忠不義之
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
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

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人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耶孟起説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

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

張嶷與諸葛瞻書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

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頼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

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紀綱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七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八

書

吳

孫策責袁術書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絶之

盖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

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嚮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畧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内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忽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

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

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

王之位不可横覬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其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維所以扶國家之蹎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

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乗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悦所事茍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

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孔融與曹公書

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時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

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絶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柄反）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絶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絶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

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

太子與步騭書 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

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

孔融遺張紘書　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遥領所職融遺此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髪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折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

難哉

陳琳答張紘書

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為作賦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此書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虞翻與客書

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

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

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陸遜與關羽書 時關羽鎮荆州擢名遜拜偏將軍代呂蒙遜至陸口書與羽

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東延慕光塵思禀良規又自于禁等見獲遐邇欣羨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兹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

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仗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踈遲忝所不堪喜𨻶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

張承與呂岱書 時岱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項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擾攘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攻討一年破之斬式郡縣悉平復還武昌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承與此書

昔旦奭翼輿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

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賔客終日罷不捨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輙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邪

諸葛恪與陸遜書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

俗好相謗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莫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寛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横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茍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奨就騁其

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畧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纎論苛克苛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為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

之譜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八